

张百奇

ZHANGBAIQI



元寶山區文史資料

(第五輯)



元宝山区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赤峰市元宝山区文史委 编
2003年10月

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五辑)

[内部资料]

张百奇 编

元宝山区政协编印

责任编辑/封面设计:张百奇 <

印刷/平庄矿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字数/285,000

册数/2,500

版次/2003年10月第一版

印次/200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5.80元

《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五辑》

编审委员会

主 任：孟繁臣

副主任：李宝恒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振友	李文勇
-----	-----

张百奇	武海平
-----	-----

赵金旭	徐忠儒
-----	-----

程子忠	康进玉
-----	-----

黄 勇	翟 震
-----	-----

序

元宝山区政协主席 孟繁臣

做好政协文史工作,著史鉴世是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责。元宝山区历届政协都非常重视文史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区政协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加大了文史工作力度,组织得力,文史工作人员对我区解放以前的文史资料进行了重点挖掘和抢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相继出版了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三、四两辑,使一些隐没民间多年的珍贵文史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进入2003年,区政协对我区解放以前及解放初期的文史资料资源进行了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挖掘,并将其中部分较有价值的史料整理成篇,编成《文史资料》第五辑。本辑《文史资料》除了收入了刘佐斌、赵文敏、崔建舟、武秀民等平庄地区老一辈革命者及老土改干部的部分回忆文章外,重点辑录了一些反映我区文化卫生发展情况的历史资料。还通过辑入《民间小调及快板拾贝》、《鞠殿真验方集》、《宝山歌曲集粹》之类的文稿,更加突出了本辑《文史资料》的实用性和资料性。

本辑《文史资料》的意义就在于:一是部分地反映了我区在经济繁荣前提下的先进文化成果。元宝山区批准建区二十年来,特别是区址搬迁及平庄经济开发十年来,

全区经济建设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是社会之体,文化是社会之神。强健的体魄必然会表现出旺盛的神姿;繁荣的元宝山经济必然会结出累累文化硕果。由区政协编写的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五辑,就是我们所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中比较甜美的一颗。二是开创了挖掘整理专题性史料的先河。过去我们整理文史资料的主要对象是面上的普通史料,形式上只有广度而缺乏深度,每辑《文史资料》辑录的多数是一些人所共知的人和事,对一些成果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史料则很少辑入。本辑《文史资料》中录入的《鞠殿真验方集》和《民间小调及快板拾贝》就属于成果性和专业性史料。这部分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了历史上真实的人和事,而在于记录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贡献,并可成为一些从事相关行业人们的专业学习资料。三是部分补充和纠正了过去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的不足和错误。《张玉山给编者的一封信》的辑入,既纠正了第三辑《文史资料》中出现的错误,同时还向全区各族各界提出倡议,表达了动员全民之力共同做好我区文史工作的情怀。相信读过本辑《文史资料》的人,一定会从中获得更多教益的。

文逢世盛多锦绣,世得文韬更辉煌。繁荣的元宝山经济铸就了区政协文史工作成功的基石,成功的区政协的文史工作,必然会以《文史资料》的形式,不断地显现元宝山区真实的过去,让每一位元宝山人都能从中得到借鉴和教训,去共同构筑元宝山区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二〇〇三年八月

前 言

本辑《文史资料》是一本综合资料和专题资料的合集,共辑录文稿47篇,合计约25万余字,其中综合资料9篇,专题史料16篇。并辑入历史图片12余幅。

综合资料部分以记录平庄地区及平庄附近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主。平庄地区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相继归建平县、喀喇沁右旗和建中县管辖,是赤峰南部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都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地区。过去对这一时段的历史资料虽然搜集整理了一些,但仍有部分佚留资料需要进一步抢救和挖掘。本辑《文史资料》中录入的综合资料即是这一时段遗留资料中被抢救出的一部分。该部分资料以《关于日本投降后接收建平的点滴回忆》、《刀光剑影话接收》、《我记忆中的建平县和喀喇沁右旗》、《中央分局在五家》等文章为主篇,从不同侧面真实记录了赵文敏、刘佐斌、崔建舟等老同志所亲历的那个时期发生在平庄地区较有影响的历史事件。感读这些文章当有一定的传统教育意义。马熙群先生的《韩麟符小传》内容详实,史料性强,是一篇最新研究韩麟符生平的文章;武秀民老师所撰的《昭乌达盟变迁》一文,虽非直接发生在元宝山区的事,但因其对了解元宝山区的政治沿革具有一定的侧面影响,故作为综合资料,亦被选入本辑《文史资料》之中。

元宝山建区初期,由区文化局主编的元宝山区《戏曲志·音乐舞蹈集成》一书,系油印本,印数少,迄今已十七、八年之久,其中辑入的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不及时抢救,则有亡失之忧。故我们对《戏曲志·音乐舞蹈集成》一书中在前几辑《文史资料》中没有录入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并作为反映元宝山区文化发展状况专题资料的一部分,有选择地辑录到本辑《文史资料》之中,相信这样做会有助于元宝山区文化史料的长期保存。为了突出历史名人的历史贡献,除了辑录他们的事迹外,还对其取得的事业成果,以专题资料的形式,辑入本辑《文史资料》之中。《鞠殿真验方集》、《民间小调及快板拾贝》、《宝山歌曲集粹》等篇即是这类史料。这类资料的特点是实用性强,很值得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学习参考。

本书的前 11 篇为综合资料,其余都是专题资料,综合列先,专题排后,体例清晰,易于查证。图片部分,以平庄地区老文化馆馆长李琦同志提供的剧照为主,这些照片比较珍贵,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解放初期平庄地区文化发展现状,具有相应的历史意义。

本书得以届时顺利付梓出版,着实得力于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得力于区政协主席、各位副主席及武海平、于学军、鞠景远、尹煜东等各位同仁的倾力支持;得力于元宝山区民革主委赵修的主动参与,在此,编者谨致诚谢之意!

编者谨识于省易斋癸未夏

张玉山给编者的一封信

【编者按】张玉山，建昌营村人，早年曾在元宝山矿当过工人，因井下事故他的一条腿被砸残，已病休在家多年。张玉山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却非常关爱家庭和社会，是一位热心善良、好学上进之人。值得敬佩的是，他身残志不残，除了天天坚持下田劳动外，还天天坚持写日记，并以惊人的毅力编写成约有两万余言的《张氏五代族谱及张氏家族史》。更值得敬佩的是他对宝山文史工作的支持和关注。《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三辑·建昌营地区史料专辑》出版后，他认真阅读后，对其中若干错误做了恰当的更正和质疑。并通过书信及时谏予编者，给编者以很大启益。我想，张玉山君之举，不仅仅是对编者负责，更多的是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建昌营人负责。此公心义行，天地可鉴，值得学扬。

编史绝非儿戏，实负有存真育人之责，虽有年远之因，难避错漏，亦当知错改之，见漏补之，切不可遗存大误。如有大误，谬传子孙，遗害之罪，罪比齐天。然因编者行窄见微，所谓当局者迷，难比众人行正见明。编史者如得众助，必少存误。故愿我区民皆以张玉山君为楷模，对政协所编文史多提正校意见。有望如此，编者自不胜躬谢之至！

百奇同志台鉴：

我这个人不会客套，咱们就开门见山。

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厚薄，也不在于它字数的多少，而在于它对国家的贡献和对世人的影响。

建昌营文史(元宝山文史第三辑)，录入韩麟符烈士的事迹，使沉冤六十多年韩麟符悬案得以澄清，并大白于天下，使人人皆知，这是元宝山区政府和人民的光荣，也是元宝山区文史最光辉、最有价值的一页。如果韩麟符烈士在天有灵的话，必会对元宝山区人对他的平反昭雪所做出的努力深挚道谢，并会始此安心沉眠于天堂的。

本辑文史中，可能因叙述人口误，或因编辑不慎，有些地方不妥。现提出来与你商量，请原谅。

一、第8页，从下往上数第四行说：“‘四老太太’过世时，用的是坐棺。”此处与实际不符。当然，过去和尚老道离世时，最讲究打坐而死，这叫坐化，又叫圆寂。过去在家吃斋念佛，行善之人，在临终时也有打坐而逝的。“四老太太”信佛，确有打坐而逝的可能。但据我所见，她用的绝对不是坐棺，而是卧棺。

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建昌营大队号召迁坟，把好地倒出来耕种。我家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在那年清明前就把祖坟迁走了。之后，建昌营北的坟地陆续迁走。在建昌营东北，出了营子北道往东不远，有块名叫“老牛槽”的地方，就是杨家祖塋。

杨家那天迁坟时，杨化云、杨化三他们小哥儿们都去了，长辈杨纪文(排行老三)也去了，我也在场。正仵上起“四老太太”的坟。“四老太太”的坟是砌的井子。把棺柩

起上来，棺柩完好无损，棺的规格是“四五六”（用老木尺量，底四寸，帮五寸，天六寸），是用落叶油松做的千字卧棺。此灵柩足有几百斤重。棺柩外面是用好毛纸松香封烫后，又用黄蜡烫封，以防尸体腐烂。别说是井子，此棺就是直接埋入土中也可达数百年不烂。这是我亲眼所见，若知详情，还应问杨家后人。

二、51 页，由上往下数第十行，“唐殿刚，1908 年出生”，到 52 页，由上往下数第五行写“民国三年（唐与刘打官司的年份）”。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1912 年始为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年，也就是 1914 年，那时唐殿刚只有七岁（虚岁），这肯定与事实不符。这可能是王保兴老人口述时把年份记错了。

（编者更正：52 页“民国三年”，应改为“民国十三年”）

三、115 页，由下往上数第五行，“一九七五年，鞠殿真病逝，享年八十二岁。”过去都按虚岁计算年岁，鞠殿真八十二岁去世没有错，但他实际是一九七四年农历五月病逝的，而不是一九七五年。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是一百零九岁，属蛇的。

115 页由下往上数第四行，“鞠殿真二十三岁时（一九二六年），其长子鞠广深出世。”鞠殿真和我父亲是至交，到我这辈，我们就成了上下辈世交了。我和鞠殿真大爷有二十多年的交情，过往甚密。据我所知，鞠殿真比他的儿子鞠广深大三十四岁。正确的是鞠殿真三十五岁那年，鞠广深出世。

四、111 页，由上往下数第四行，“吕文荣，是当今建昌营人吕复功之父。此人懂中医医理，常给人看病。他也

懂音律，吹打弹拉全会。”但是他究竟当过私塾先生没有？问一问吕复功就清楚了。

五、132 页，从上往下数第十一行，“据建昌营徐荣老人介绍，从他记事起(民国元年)”。这话有些不妥。徐荣老人，今年是七十七岁，是 1925 年生人。民国元年到一九二五年，其间相差十四年。如此看来，徐荣老人民国元年还没出生，又怎么能记事呢？

(编者更正：应删去“民国元年”)

六、231 页，由上往下数第三行“当家把头：张万希”。张万希是建昌营人，人们都管他叫张万喜，他的儿子叫张坤。要知此人，张坤或张耀堂最清楚。

七、238 页，由下往上数第五行“杨继民即是建昌营杨四爷的儿子”一句的内容是错的。实际杨继民就叫杨纪民。他是杨大爷杨毓韶的儿子。杨毓韶有三个儿子，老大杨纪民，老二杨纪忠，老三杨纪文；杨四爷叫杨毓峰，他有四个儿子，老大杨纪君，老二杨纪恒，老三名字记不清了，外号叫三秃子，老四是个傻子。

八、238 页下数第一行“张永生、李墨、程广志三人身世及归宿不详。”

我在八、九岁时(解放前)见过张永生，以后病逝。建昌营张大麻子就是张永生的儿子。张大麻子在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冬季)，是被斗跳井自杀的。解放前当过教师的张锡三就是张永生的孙子。要知详情，到建昌营七、八队打听老人便知。

李墨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由北京遣回建昌营，是一九七〇年以后去逝的。他的儿子叫李思先，在赤

峰教过学,现已退休。建昌营李思聪是李墨的亲侄子,他对李墨的情况可能知道得更详细些。

程广志,应叫咸广志,是玉皇人,必须去玉皇打听老人才能知道真相。

九、242 页,由上往下数第三行“一二五九年前后”有误。从一二五九年到二〇〇一年,已是七百多年。再往回推算,正是宋朝末年。而建昌营建村只二、三百年的历史,显然此说法不对。

(编者更正:“一二五九年前后”应改为“一五二九年前后”)

十、245 页,由上往下数第三行“杨大爷(杨毓峰)懂中医。”有误。杨大爷叫杨毓韶,懂中医,善治外科,医术高明。杨毓峰是杨四爷就对了。

十一、246 页,由上往下数第二行“一是吕世荣主教。”吕世荣和李世荣其实是一个人。李世荣老师在建昌营办私塾有四十年左右,一直到解放为止。他不但是私塾先生,更精通中医内外科,治红伤外科接骨比较拿手。他用的接骨丹秘方是祖传的。李老师一九五〇年以后,在建昌营当过中医大夫。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在元宝山工村西药社医院当过中医,一九七八年以后去逝的,活了八十五岁左右。他的儿子李文远也是中医,住在元宝山工村西南的八家营子。有些李世荣老师的事,他最清楚。李世荣老师从教四十多年,不知教育多少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以后又从医二十多年,不知治好多少人的疾病。我父亲张振武、三伯张振忠,还有任天生和张轩他们都跟李二先生(李世荣)念过私塾。张轩的毛笔字写得好,可称

得上书法家。我父亲张振武是后天道(佛教)主教,长年在建昌营和外地寺庙主持佛事。他的毛笔字写得就不一般,可惜没留下真迹。我去年写张氏家谱时,对父亲的字有过描述。

除李世荣外,建昌营还有一个有名望的人。他就是民间艺人宋振霖。宋振霖画工、木工、木旋工、扎彩工样样精通。玉皇庙就是宋振霖领人于一九三一年前后修建的。他还精通音律,善识工车古乐谱,笙、管、笛、箫等乐器皆能吹奏,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庙会,他领导的十番会乐队必临会演奏,声乐悠扬,动听数里之外。宋振霖是一九六六年农历四月初十去逝的,享年七十八岁。

李世荣、宋振霖在仕途上虽不及建昌营那些当“大爷”的,可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和名誉,比那些“大爷”们却高得多。这是建昌营人所共知的。如果把这些在旧社会真正有影响的人载入史册,岂不给史册更增添光彩吗?

十二、关于建昌营村的来历,一九六二年宋振霖老人曾对我说过此事,他说:山东家也有一个叫建昌营的地方,在清朝由山东家建昌营逃荒过来的人,落脚在建昌营,为了怀念和纪念自己的家乡,便将此地取名为“建昌营”。

十三、关于建昌营庙,有人叫“龙泉观”。我十一、二岁时经常到庙里去,记得庙门是红的,门框上面的格板写的是“三清观”,而不是“龙泉观”。此事还当进一步考证。此外,按过去习惯,都是先营子后建庙,而且庙址一般都是在村子西北或西南方向。可有人说建昌营庙比村建得

早,庙址又座落在村子的西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我以为,文史应以记实为本,必须去伪存真,才会有它的历史价值。如果口传人述说有误,必会造成笔误。所以,作为文史编者应对口传之事多方查证才可落笔。对不实之事、之人,切不可轻易落笔定论。古人云“笔下有千斤重”,就是这个道理。

百奇同志,如你有余闲和你面谈最好,别不多述。
礼!

张玉山

2001年10月16日

目 录

政治经济篇

1. 关于日本投降后接收建平的点滴回忆 1
2. 刀光剑影话接收 9
3. 人民子弟为人民
——忆建平县支队的发展与壮大 15
4. “不缚黄龙誓不还”
——平庄区在解放战争第一年简况 28
5. 中央分局在五家 38
6. 我记忆中的建平县和喀喇沁右旗 42
7. 解放前后我亲历的旧事 55
8. 喀喇沁右旗贡王府事略 67
9. 昭乌达盟变迁 73
10. 元宝山区煤矿史话 77

文化风情篇

11. 评剧的发展及对我区的影响 93
12. 五家镇业余剧团简史 101

目 录

13. 山前镇前进村(什大份)剧团简史	105
14. 山前镇兴隆庄村业余剧团简史	109
15. 平庄业余剧团简史	111
16. 古山镇西六家村评剧团简史	113
17. 古山镇岭上村业余剧团简史	118
18. 美丽河镇新安屯业余剧团简史	120
19. 美丽河镇美丽河村业余剧团简史	121
20. 小五家乡业余剧团简史	122
21. 马林镇哈拉卜吐村业余剧团简史	123
22. 元宝山镇八家村业余剧团简史	124
23. 元宝山镇刘家店村业余剧团简史	126
24. 建昌营镇南庙村业余剧团简史	128
25. 建昌营镇木头沟村剧团简史	129
26. 风水沟镇哈拉木头村业余剧团简史	130
27. 风水沟镇大北海村业余剧团简史	132
附:元宝山全区各业余剧团演员花名表	134
28. 元宝山区皮影的流入与沿革	156
29. 元宝山区民间音乐(十番会)的由来	158
30. 田家唢呐	160
31. 元宝山区秧歌源流	165
32. 元宝山区各民族源流	173